

休谟道德哲学新论

李伟斌¹, 张李娜²

(1. 河北经贸大学 马列部 河北 石家庄 050061; 2. 河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1)

摘要: 休谟的道德哲学存在一种自然神论的神学背景。自然神的存在及其赋予自然界和社会和谐的秩序等自然神论的观念决定了休谟道德哲学体系的基本建构。具体地说,自然神事先在人类心灵中植入了有利于道德形成的仁爱心和同情能力,并在人类心灵与社会环境之间建立一种自然演化式的预定和谐。通过这两个安排,人类社会最终形成了对社会公益的关注,即对人类的幸福或苦难的同胞感,而这正是休谟道德哲学的基础。

关键词: 自然神论; 道德基础; 休谟道德哲学

中图分类号: B8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3)02-0068-05

On Hume's Moral Philosophy

LI Weibin¹, ZHANG Lina²

(1. Department of Marxist-Leninist Theory Research,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2. School of Arts and Humanities,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Baoding, Hebei 071001, China)

Abstract: The deism is the theological background of Hume's moral philosophy. Hume's basic ideas of deism determine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his moral philosophy. Specifically, the natural god implants benevolence and sympathy in human beings' hearts in advance and establishes a predestined harmony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a natural evolutionary fashion. Through these two arrangements, the public welfare becomes ultimately the concern of the society, namely the sense of compatriots for human beings' happiness and suffering. And this is the very foundation of Hume's moral philosophy.

Key words: deism; moral basis; Hume's moral philosophy

本文的论述对象是休谟的道德哲学。鉴于休谟的《道德哲学研究》作为《人性论》第三卷“道德学”的改写,保留了《人性论》中的基本问题和结论,但在具体思想观点和文字表达上都做了改动。较之后者,《道德哲学研究》在问题分析上更深入,在思想上更稳健和成熟,在论证上更简洁和严密,在整体结构安排上也更合理有序,“体现出休谟力图将其道德思想严密体系化的意图”。^{[1][p2)]}因此,对于休谟道德哲学的分析,我们以《道德哲学研究》为主要参考文献并结合休谟其它相关著作来进行。

一、休谟的自然神论

一般认为,休谟道德哲学是情感主义的。在《道德哲学研究》中,休谟纠正了《人性论》“道德学”部分中完全否认理性功能的观点,认为道德是理性和情感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理性在其中仍然只是作

收稿日期: 2013-03-10

作者简介: 李伟斌(1981-),男,河北省石家庄人,哲学博士,河北经贸大学马列部讲师。

张李娜(1981-),女,河北省石家庄人,硕士,河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为明辨道德事实和关系的工具,道德价值的产生最终要由情感来赋予。我们认为,与休谟这一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其情感主义式的自然神论。虽然我们之前认为休谟囿于其经验论而对宗教的超验事物持不可知态度,但是休谟恰恰又是通过限制理性和知识的范围为信仰、情感和宗教提供了立足的空间。通过研读休谟的著作,我们发现这不仅仅是一种假设,而就是休谟思想的本来面目。宗教超验事物的“不可知”只是对于理性论证而言的,于是休谟在此基础上将宗教转变为情感主义式的。这样一种情感主义式的自然神论决定了休谟道德哲学的价值诉求和基本结构。

休谟的宗教是一种充满了道德关怀的、情感主义式的自然神论,是一种反对正统启示宗教,反对教权主义、神秘主义并深深浸润着启蒙精神的自然神论,是与休谟所言的“通俗迷信”正相反的“真宗教”,是一种与当时18世纪英国自然神论代表人物的一般自然神论思想有极大不同的自然神论。

大英百科全书这样解释自然神论:“一般说,自然神论涉及的是一种自然宗教,它接受这样的知识:每个人天生或通过理性的运用而接受的承认某一实体的存在的知识;它拒绝这样的知识:源于任何宗教启示和教堂教诲的知识。”^[2]1828年版的韦伯斯特辞典如此界定自然神论:“自然神论的教义、信条是:承认一神的存在,但拒绝启示;或说自然神论是仅仅关于自然的宗教,或说人通过理性之光发现的独立于神的任何一种启示的真理和实践。所以自然神论暗示着一种对圣经神圣起源的不忠或怀疑。”^[3]从以上辞典对自然神论的定义中可以看到:自然神论应和了近代以来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是理性主义的而不再是信仰主义的,以自然界为认知重心而不再是来生。

自然神论同时也是充满道德关怀的,它以理性主义为出发点,终点却是道德的建构。自然神论者不仅强调理性的自然法则,并且将道德作为宗教的首义,也就是说,理性不仅仅表现为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而且也表现为普遍印刻在人类心灵中的道德法则。尽管对后者的来源存在分歧,自然神论者却一致将上述道德法则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这种内在道德法则与自然界的法则一样,都是理性的表现形式。人类依靠自身的理性就能实现对世界的认识和道德的提升。不过在自然神论者看来,这一切最终要归功于自然神的存在。因为自然神不仅赋予人以理性能力,在自然界和人类心灵中刻下自然律和道德律,同时,我们只是在反思自然神的完美以及我们与自然神之间的关系时,才意识到自己的道德义务。这就意味着,基督教的出现并不具有救赎功能,也未显示任何福音,只具有一种道德意义:启发人们忏悔自己的罪过,尽力履行应尽的道德义务。宗教的各种祈祷和仪式只要人思考和模仿上帝的善,使人们彼此相爱。上帝创世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是为了世人的幸福。宗教的目的在于促进人们现世的幸福和道德。我们越是爱上帝,越是荣耀上帝,就越会仿效它,去热爱自己的同类,因为这同类同样也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甚至在人的身上留下彼此喜欢的倾向,在人心培植一种善待彼此、相互扶持的倾向,以利于更好地维持道德世界。这后一点在休谟道德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所以,自然神论最突出的两个思想特征就是在对启示宗教保持怀疑的同时,主张一个遵循自然法则运行的世界,提倡一种有利于增进现世幸福的道德规范。

古典自然神论自17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兴起,经过马修·廷德尔的综合在18世纪中期发展到顶峰。然而同样是在18世纪中期,自然神论经过一个人的杰出工作无可挽回地走向式微,这个人就是休谟。休谟的努力表现在两个完全相反的方面:一是通过怀疑理性的能力,抽空了自然神论得以成立的基础,二是肯定自然神论的思想,并将其划归到心灵的特定领域之中。

休谟自然神论中的矛盾自有其深意,其自然神论中的矛盾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对理性(经验理性)的矛盾态度。正是由于对经验理性既肯定又否定,决定了休谟一边论证说理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知上帝的存在,肯定基于理性的真宗教并极力反对违背经验理性的神迹和圣经、基督教,一边又以相反的论证说原始的宗教并非来自理性,立基于脆弱的经验理性上的设计论只是一种或然性论证。较其之后的康德,休谟对理性做了初步批判,将其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上帝存在与否不是由理性论证得来的,而是从情感中来的。在这里便显示出休谟自然神论的独特性。英国自然神论从雪堡的爱德华·赫伯特的人们普遍赞同的天赋观念开始,经过洛克的修改,成为一种以后天的观察和因果理性推理和

人们一般赞同的观念为基础的自然神论。到休谟这里,却成为一种以情感为基础的自然神论,虽然他同时并未否定理性的功能。可以看出,古典的英国自然神论在其发展史上经历了两次根本的转折:第一次是洛克以其后天经验原则取代了雪堡的爱德华·赫伯特的先天先验原则,但都是理性主义的;第二次则是从理性主义向情感主义的转变,即休谟以情感原则取代了之前自然神论惯常的理性主义原则。休谟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颠覆宗教信仰,而是要显明对于宗教信仰的各种理性证明的局限,从而将宗教信仰的根基建立在个人的良知和情感之上。休谟指出,一个怀疑主义者并不怀疑上帝的存在,而只会怀疑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理性证明,怀疑人们凭着自己的有限理性而对上帝的性质妄加臆断的做法。

即使是情感主义式的自然神论,休谟同样是承认自然神的存在的,也承认它对人间事务、尤其是道德的巨大影响。不过作为启蒙运动的代表,休谟将这一神学理论的神秘性降到最低,在其道德哲学体系的建构中仍然一贯运用理性分析并将人的尘世福祉作为道德善的焦点。自然神是启蒙者休谟内心最深处的一种深厚情感和信仰。

二、休谟道德哲学的神学背景

尽管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尽情揭露了自然界中种种混乱和人间种种道德缺陷乃至道德罪恶,但是对于休谟来说,自然神的存在仍然是最有理性的人最不能怀疑的。对于自然神的崇敬是休谟发自内心的。按照休谟的逻辑,自然神创造了自然界的完美秩序,人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自然神创造了人完美的生理、心理结构并赋予人的心灵特定的倾向和力量,同时它还在人与自然界和社会环境之间预设了一种和谐,人心灵的结构和种种力量都是按照自然界和社会环境的结构以及有利于建立心灵与两者间的和谐来创造的。这一预定和谐的结果就是人类心灵中产生了大量的习惯,这些习惯反过来加强了人与环境间的和谐。习惯既有先天心理力量的基础,也是心灵先天力量与环境后天互动演化的积淀,所以习惯可以被称为人心灵中的又一种习性。于是,休谟用心灵的先天力量 and 后天习性(都是“自然的”)来解释一切,而这一理论结构的最初源头就是他的自然神论。然而,在休谟看来,这个至高的自然神赋予人心的并不是先天理性而是先天情感,前者最终被证明是极其有限的,无法完成认识自然神的重任;相反倒是先天的各种情感保障了人与自然界、社会的和谐并在有限理性的帮助下完成对神的皈依。

自然神论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精英们的流行宗教,因而自然神论是一种相对于之前正统启示宗教、具有启蒙性质的宗教神学。休谟的自然神论是其所有哲学思想的宗教背景,当然也是其道德哲学的宗教背景,这一充满启蒙色彩的自然神论决定了休谟在建立自己的道德哲学体系时一扫之前各种道德理论中的宗教思辨与神秘性,坚持以自然的人性说明道德的起源与本质。同时自然神论关于完美秩序的观念也决定了休谟从自爱伦理向公共伦理的转变,最终将公益作为道德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休谟道德哲学的建构中,他先是在《人性论》中强调人性的自私自爱,后在《道德哲学研究》中强调人性中天然的仁爱和同情。

具体地说,自然神论的自然人性和秩序和谐观念决定了休谟对整体社会和谐的认识、对社会公益的关注及其运思的基本逻辑进路。首先,自然神在人类心灵中先天就培育了天然的同情能力和仁爱情感,在休谟看来,这两种情感虽然弱小,但在人性中是共通的,它们本来就是自然神本着有利于在人类社会环境中建立起和谐稳定的道德秩序而事先赋予人类的,它们为建立起社会对公共效用的推崇提前提供一种人性的可能性;接着,类比于人类心灵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预定和谐”^{[4] (p51)},精明的自然神在人类心灵与社会环境之间也建立了一种以习惯、习性为中介并且通过自然的社会演化的方式进行的“预定和谐”。前者通过相似经验的重复产生了大量主观必然性的知识,后者的结果是每个人对社会效用的关注,对自己身外其他人的、对整个人类的幸福或苦难的同情。我们在这里仅以对社会的效用,即正义为例来说明这一以自然演化为形式的预定和谐,也就是公共道德建立的自然进程。在论述正义这一人为美德时,休谟的起点不是自然状态的非社会状态也不是道德的黄金时代而正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社

会状态,因为首先两性间的结合和繁衍后代是在自然中确立的,家庭随之立即产生;接着,每个人首先是在一个家庭社会中出生,并被父母按照一定的行为规则加以训练,这些行为规则被发现是家庭的存在延续所不可缺少的;尽管这些规则还暂时未将其余的人类包括进来。以后,出于对更加安定富足和有序生活的进一步追求,几个家庭结合成一个彻底脱离所有其他家庭的小社会,那些维护和平和秩序的规则就立即扩展到这个小社会的全部范围。不过,当这些规则再继续向前推进一步时,它们必然就会变成无用的而失去其约束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个截然不同的小社会群落为了相互的便利和好处而保持一种频繁的交往,而正义的界线也就与人们视野的开阔和他们相互联系力量的不断加强而不断扩大。

从以上的进程可以看到,虽然社会状态中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人性是自私心大于仁爱之心的,但是社会并未因此陷入混乱;相反,在有限仁爱的基础上,在早期家庭教化和对人类社会秩序稳定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在对从正义规则的确立和社会有序交往中不断受益的反思中,我们就形成了对正义,对人类社会公共效用的关注,以此又通过家庭教育和社会、政府的积极宣传,从而将正义作为道德的基础,作为我们据以评判一切社会行为的道德依据。总之,“历史、经验和理性充分地教给我们以人类情感的这一自然进程,教给我们以我们对正义的尊重是如何随着我们对这一德性的效用的广泛程度的了解而相应地不断增加着”。^{[1](p44)}

尽管国内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休谟道德哲学中“自然”一词的与理性主义相对的自然人性的含义,但是休谟之所以强调自然还有其宗教信仰和道德关怀的起因,由此之故,对于休谟的宗教,其自然神论及其如何决定了休谟道德哲学的价值倾向和体系建构更是甚少谈及。

可以说,我们心灵中的仁爱 and 同情,对社会公益的逐渐关注、道德的自然有序的建立方式以及两者之间的相辅相成都是自然神提前安排好的,这正如它在自然界中建立起和谐的秩序一样。所以休谟才在道德研究的结论处说道:“后者的标准来自动物的永久的构架和组织,并最终派生于那个最高存在物的意志——这个意志赋予了每一个存在物以其特有的本性,并给整个实存安排了诸种等级和秩序。”^{[1](p146)}

三、休谟道德哲学的关键词

整体地看,休谟以同情和仁爱为基础完成了从个体情感和利益向公共利益、客观的道德规范的转换,从自私的人性开出一一种面向社会的公共伦理理论。因此,休谟道德哲学的关键词至少有三个:仁爱、同情、公益。

仁爱在休谟道德哲学中充当着道德得以发生和判断的情感基础的重要角色。休谟从两方面来论证这一点:一是从人性的基本事实出发,确立仁爱对人们行为和品质的影响;一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单纯以自爱解释全部人类行为理论的缺陷。仁爱之情既回答了道德起源于情感而非理性,也将在《人性论》中作为道德基础的赞许和谴责两种相反情感进一步统一为仁爱的作用,因此仁爱也成为道德区别的依据。按照休谟的理解,仁爱是一种社会性的情感,是一种对人类幸福和苦难的同胞感,是一种超出自我利益考虑而对他人价值的肯定和愿意帮助他人的自然情感。与自爱相比,仁爱在人类心灵中极其微弱,但对行为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仁爱是人类心灵中普遍一致的基本倾向,因此具有超越个体和文化的普遍性。休谟甚至在其《道德原则研究》的“一篇对话”中,显示了自己欲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中提取出一个普遍的道德判断标准的意图,这个标准就是某一行为对自己和他人的效用,而效用直接就来自这一仁爱的情感。

同情是“沟通休谟心理学与伦理学的桥梁”,^[5]是其自爱伦理转向公共伦理的条件,也是道德得以产生的条件。它指通过想象来复现他人某种情感的能力,而不是某种具体情感。在《人性论》第二卷的情感论中,休谟将同情定义为一种情感在不同人之间的传导。他从观念和印象的双重关系描述了同情的发生过程:首先我们观察到他人的表情,得到一个简单观念;接着这个观念引起我们关于他人的心灵状态的推断;最后通过想象,这个观念在我们心灵中变得强烈并转变为印象而成为那个情感自身,这就

使得我们能够产生与他人同样的情感。在这里,休谟着重论述的是同情如何从个体主观的、自发的、多样的同情转化为具有理性共识的公共性的同情。他认为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将同情的对象确定为社会公益,二是借助同情者自身理性反思能力,使得同情获得普遍性和共同性。所以,同情的能力使得先天的仁爱 and 后天教化所得到的对于公共福祉的关注得以在不同的个人和群体间相互传递,进而使得统一的道德判断依据出现可能。

仁爱和同情都是人性中某种特定的力量和能力,却都指向一个外在的对象,即社会公共利益。后者使得前两者在具体的事实层面得以落实。如果只有前两者而没有后者,道德的统一判断标准是不会出现的。在从自爱伦理向公共伦理的转化中,仁爱和同情提供了人性基础,而公益最终提供了人性力量作用的客观对象。公益的观点使得道德的判断不再着眼于某一特定的行为而是人类长远的行为整体,道德规范的有效性不在于其直接效果,而在于该规范所在的整个规范体系的整体效果。同情、仁爱和公益三者构成了休谟道德哲学的基本结构,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单独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这个标准只能是三者的综合。从中可以看出,休谟的道德哲学既考虑了行为的动机,也包括对行为效用的注重。对同情、仁爱和公益的注重使得休谟道德哲学成为一种关注人类现世幸福的温和动机论和整体主义的道德哲学。

然而,在休谟公共伦理的建构中,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隐秘的关键词:自然。自然的作用在休谟道德理论中虽隐秘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休谟看来,同情和仁爱这些共同的人性结构和力量来自于自然,而对公益的关注也是在上述人性的基础上,通过人类社会的自然演进,进而通过后天的家庭教化和社会、政府的宣传教育得以逐渐积淀在人性中,从而成为另一种“自然”。可以说,以上分析过的三个关键词都有其自然的起源。仁爱、同情、公益和自然四个关键词构成了休谟完整的道德哲学体系。受到当时自然神论的影响,休谟意欲在人类社会中建立一种类似自然界完美秩序的道德秩序,自然秩序是由自然神来建立的,那么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也必定受到这一无所不在的神灵的帮助。休谟屡次提到仁爱、同情等人类情感的自然起源以及道德的自然演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引出藏在其世俗的道德理论背后的那个自然神,企图以自然神的存在来保障人类社会道德秩序的完满。于是休谟才在道德研究的结论处说道:“后者(趣味)的标准来自动物的永久的构架和组织,并最终派生于那个最高存在物的意志。”^[1](p146)]

参考文献:

- [1] 休谟. 道德原则研究[M]. 曾晓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2] <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156154/Deism>.
- [3] <http://1828.mshaffer.com/d/word/deism>.
- [4] 休谟. 人类理解研究[M]. 关文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5] 张钦. 休谟的同情原则探析[J]. 伦理学研究, 2004 (4).

(责任编辑: 余小江)